

西厢记

选 评



新
世
纪
古
典
文
学
经
典
读
本

◎ 李梦生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西厢记

选 评



新
世
纪
古
典
文
学
经
典
读
本

◎ 李梦生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厢记》选评/李梦生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12

(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

ISBN 7-5325-2978-9

I. 西… II. 李… III. 西厢记-文学评论
IV. 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9822 号

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

西厢记选评

李梦生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4.375 插页 4 字数 92,000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5325-2978-9

I·1489 定价: 7.5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62665969



李梦生

1952年生，江

西南昌人。

1981年杭州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曾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现任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总编辑、编审，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著有《忠雅堂集笺校》、《中国禁毁小说百话》等。

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水照 王运熙 孙 述 李国章
袁行霈 钱伯城 郭豫适 章培恒
傅璇琮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兴康 史良昭 朱怀春 刘扬忠
杨 明 陈庆元 尚永亮 赵昌平
赵山林 施议对 高克勤 曹 旭
曹明纲 葛晓音 萧瑞峰

总策划 赵昌平

策 划 高克勤 曹明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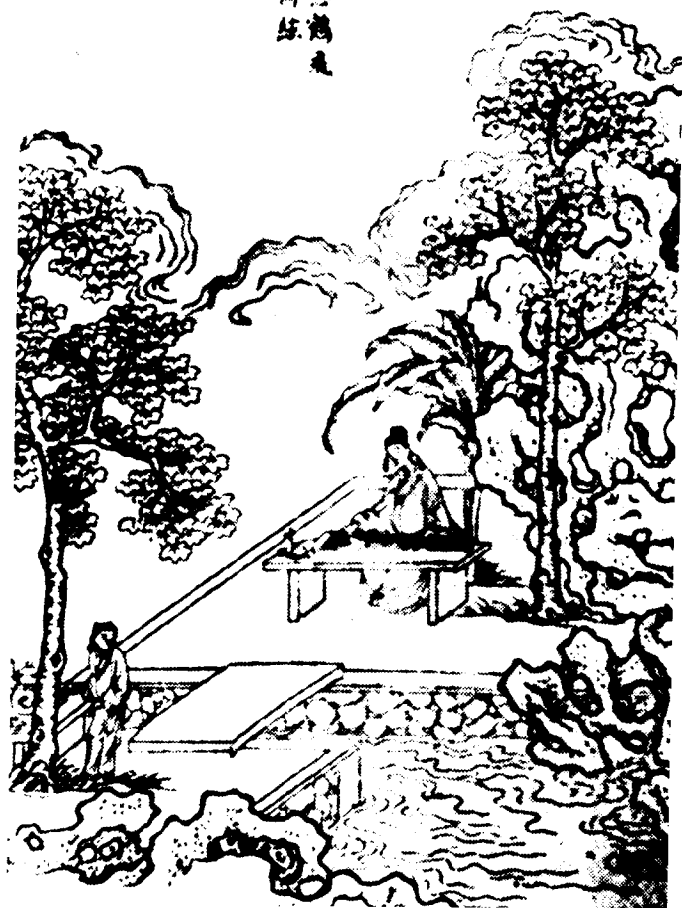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奚彤云

本丛书为上海市古籍整理
出版规划小组支持项目



明代万历金陵乔山堂刻本《西厢记》插图

帝為然鶴
上七傳錄



明代天启刻本《董西厢》插图



明代天启刻本《董西厢》插图



明代天启吴兴闵氏刻本《西厢记》插图

编者的话

当来自戈壁滩的沙尘暴吹袭首都北京时，当克隆技术已达到可以复制人本身时，当生产技术的种种发展造福人类而又反过来每每危及人类时，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庄子的著名寓言——七窍凿，混沌死。二千年前这位谈诞的哲人此一惊世骇俗的论断，固然不无虚无主义的偏颇，然而我们不能不惊叹，它于荒唐之中，冷峻地道出了一个真理，作出了一种验证于百世之后的预警。诚然，人类不可能因此放弃对包括科技在内的生产力的开发；然而当先民“麻麦幪幪，瓜瓞嗶嗶”（《诗·生民》）的歌唱，在今天晋陕深沟巨壑密布的光秃秃的黄土地上，已成为杳远的梦影时，我们是否应当警省，在终于认识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还应当对人类的命运作更深刻的人文关注？新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应当已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科技发展人文化的阶段。具有科技知识，而不具备人文襟怀的人，今后已难称健全的人。因此我们愿意为读者，尤其是当今孜孜矻矻于数理化的青年们，奉献上这一套新世纪版的文史哲经典读本，而首先推出的是其中的“文学”之部——《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

其实，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这种努力，在四十多年前已经开始。由本社及其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策划、在上一世纪历时三十余年陆续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与《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两套丛书各八十种，在当时曾影响深远。不少品种印数达数十万甚至逾百万。不仅今天四五十岁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回忆起他们的初学历程，会深情地称之为“温馨的乳汁”；而且更多的其他行业的人们在涵养气度上，也得其熏陶。然而，人文科学的知识在发展更新，而一个时代又有一个时代的符号系统与表述、接受习

惯。这套丛书,正是先前两套丛书在新世纪的继承与更新。

这套丛书继承发扬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十六年来出版普及读物的优良传统,也集结了多方面的正反经验:名家撰作,深入浅出,知识性与可读性并重,固然是其基本特点;而文化传统与现代特色的结合,更是她新的关注。学界近半个世纪以来新的研究成果,从中获得适应新时代读者欣赏习惯的浅切化与社会化的表述;反俗为雅,于易读易懂之中透现出一种高雅的情韵,是其标格所在。

这套丛书在结构形式上又集前述两套丛书之长,将作者与作品(或原著介绍与选篇解析)乳水交融地结合为一体,从而使全局与局部相映相辉,高屋建瓴与积沙成塔相互统一。

这套丛书更是前述两套丛书的拓展与简约。其范围将继文学经典后,再推出史学经典与哲学经典;而在品种上,适应新时代知识浓缩的特点,又简约为文学三十种、历史十种、哲学十种,计五十种。既希望

用最省净的篇幅,揭示中华文化的本质精神;又通过三部可分可合的组织形式,以适应广大读者的不同需要。

如果说前述两套丛书代表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前一辈出版人对读者的缱绻心意,那末这套丛书正是本社新一代出版人对新一代读者的世纪献礼。

不必疑虑,在现代化的今天,是否还有必要较为系统地大致地了解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尽管当代域外文化纷至沓来,但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必须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方能落地生根;中国文化的世界性,必将由她的民族性来体现。这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也因此,科技知识与人文关怀并重,必然与中西文化的融通互为条件。愿这套以“古典文学经典”为开路先锋的新世纪版的中国文化读本,能成为新世纪一代青年养成健全新人格的助力;所谓新人类、新新人类,相信都能从中汲取自己必需的新乳汁。

前 言

元杂剧自它发展、成熟起,就受到了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关注,如元罗宗信《中原音韵》序云:“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但罗宗信同时又指出:“学唐诗者,为其中律也;学宋词者,止依其字数而填之耳;学今之乐府,则不然。儒者每薄之。愚谓:迂阔庸腐之资无能也,非薄之也,必若通儒俊才,乃能造其妙也。”明李卓吾《童心说》也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皆古今至文,不可得以时代先后论也。”可惜这一论点,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普遍认可。真正予以高度评价,使元杂剧的崇高地位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则当归功于清末民初的一些学者。首先是王国维,他在《宋元戏曲史·自序》起首便掷地有声地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此后,胡适《尝试集·自序》亦云:“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赋变而为无韵之骈文,古诗变为律

诗,三大革命也;诗之变而为词,四大革命也;词之变而为曲,五大革命也。”而在足以代表“文学革命”的硕果、“一代之文学”的元曲作品中,首推被历来誉为“情词之宗”的《西厢记》。

《西厢记》全名《张君瑞待月西厢记》,五本二十一折,题王实甫著。王实甫的生平,存世材料很少,仅从《录鬼簿》知其“名德信,大都人”。约生活于元前期元贞、大德年间,曾出仕,后退隐,成为书会才人。生平不得意,正如他六十岁后所作[商调·集贤宾]《退隐》套曲所说,是“志难酬知机的王粲,梦无凭见景的庄周”,最终感叹“那红尘黄阁昔年羞”,“明月清风老致优,对绿水青山依旧。曲肱北牖,舒啸东皋,放眼西楼”。但官场失意,生活坎坷,却使他能致力于创作,从而登上艺术的巅峰。明初戏曲家贾仲明在为《录鬼簿》补写的各家吊词中曾说:“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飘飘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可见王《西厢》在明初已受到相当的重视。王实甫著有杂剧十四种,传世除《西厢记》外,尚有《丽春堂》等。所作善写儿女风情,丽句天成,《太和正音谱》评云:“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及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周德清《中原音韵》也赞他“对偶、音律、平仄、语句皆妙”。

《西厢记》所描述的崔莺莺与张生的恋爱故事,取材于唐元稹的《莺莺传》传奇。《莺莺传》故事始于张生挑逗、莺莺峻拒,终于两人交好,而张生另娶,莺莺遭到负心郎的抛弃。《莺莺传》中的张生,是元稹自己的写照。元稹集中有《古艳诗二首》、《离思》、《莺莺诗》、《春晓》、《赠双文》、《会真诗三十韵》等,皆追忆双文(莺莺)所作,其《离思》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

却巫山不是云”句，历来为人称道。张生、莺莺恋爱以悲剧结束，本无可深责，但元稹在小说末斥莺莺为尤物，称张生为“善补过者”，为自己，为封建道德涂脂抹粉，其主题便不是歌颂男女爱情自由，而是走向了反动，所以鲁迅先生说“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这样“恶趣”的结局，自然令后人不满。北宋毛滂《调笑令》词便斥张生“薄情年少如飞絮”。赵令畤作有《蝶恋花》鼓子词，以叙事与唱词穿插的形式，叙述崔、张故事，最终云“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谴责张生的背信弃义。到了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一名《西厢记诸宫调》），更从根本上改变了故事的主题。董《西厢》首次把爱情与婚姻提高到同一水平线上来要求，提出婚姻以爱情为基础，青年男女有权力追求爱情，并依据自己的主观愿望成就婚姻。所以他将《莺莺传》的根本情节，即“始乱终弃”，改变为张生与莺莺相偕出走，以致获得“美满团圆”。结局以喜剧替代悲剧，歌颂了男女双方的叛逆行为，使得人物形象更为鲜明。作者还首次以戏剧性的创造方法，建立了正义与丑恶两大人物阵营，为故事情节的尖锐的矛盾冲突与复杂的斗争作了铺垫。同时，心理活动的描写，场景的渲染，语言的丰富多彩，均为王实甫《西厢记》的成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王实甫《西厢记》对董解元《西厢记》又作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主要是增补情节，有所取舍改移，使故事情节更为紧凑、合理；其次是以高超的艺术修养，对词句进行加工与再创作，充分吸收古典诗词与方言，使唱词、对白益见精致。正如张凤翼《新刊合并西厢记叙》所赞：“其词旨婉丽，则开襟豁绪之傀儡也；音调谐适，则引商激羽之指南也；雅俗兼收，则援古证今